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六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龎兆懋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六十八

唐 釋道世 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之一

述意部

蓋聞三乘啟轍諸子免火宅之災八正開元羣生悟無為之果是故慈雲降潤不别芳蘭慧日流輝寧分岸谷且立教垂範盡妙窮微發志生情難量叵測雖周孔儒

術莊老玄風將欲方茲迥非倫擬其有帝代賢士今古明君咸共遵崇無乖敬仰欲使玉礰異價涇渭分流製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染俗之自然興因果之正路挫邪智之虛角杜異見之妄言求珠之寶心開觀象之偽識正自非德均真際體合無生豈能契此玄門履之一貫者也

引證部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有長者名阿那邠邸其家大富

不可稱計爾時滿富城中有長者名曰滿財亦大富饒財復是邠邸少小舊好共相敬愛邠邸長者恒有千萬寶貨在滿富城中販賣使滿財長者經紀然滿財長者亦有數千萬寶在舍衛城中販賣使邠邸經紀是時邠邸有女名須摩提顔貌端正如桃華色世之希有爾時滿財見須摩提女端正見已問邠邸曰此是誰家女邠邸報曰是我所生滿財曰我有小息未有婚對可適貧家不時邠邸報曰事不宜爾滿財問曰以何等故邠邸

報曰種姓財貨足相詶匹所事神祠與我不同此女事佛汝事外道以是之故不赴來意滿財報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祀此女所事別自供養邠邸報曰我女設當適汝家者彼此各出財寶不可稱計滿財問曰汝今索幾許財寶邠邸報曰我今須六萬兩金是時長者即與六萬兩金邠邸以方便前却猶不能使止語彼長者曰設我嫁女當往問佛若有教勅我當奉行是時阿那邠邸即往至世尊所白世尊曰須摩提女為滿富城中滿財

長者所求為可與不世尊告曰若須摩提女適彼國者
多所饒益度脫人民不可稱量聞已禮退還至家中共
辦飲食與滿財長者滿財問曰我不用食但嫁女與我
不耶邠邸報曰欲爾者便可却後十五日使兒至此作
是語已便退而去是時滿財長者辦具所須乘葆羽之
車從八十由延內來邠邸復莊嚴已女乘葆羽之車將
女往迎中道相遇滿財得女便將至滿富城中人民之
類各作制限若此城中有女出適他國者當重刑罰若

他國娶婦將入國者亦重刑罰爾時彼國有六千梵志
國人所奉制限有言犯者當飯六千梵志長者自知犯
制即飯六千梵志梵志所食純食豬肉及重釀之酒又
梵志所著衣服或被白氎或被毛衣以衣偏著右肩半
身露現即白時到入長者家長者見來膝行前迎恭敬
作禮最大梵志舉手稱善揖長者頃往詣座所各隨坐
訖時長者語須摩提女曰汝自莊嚴向我師禮須摩提
女報曰止止大家我不堪任向祼形人禮長者報曰此

非裸形但所著衣是其法服須摩提女報曰此無慚愧之人皆共露形有何法服之用世尊所說世人所貴有慚有愧若無此二則尊卑無異共豬犬無別我實不堪向作禮拜時須摩提夫語其婦曰汝今可起向我師作禮此諸人等皆是我所事天婦報曰且止我不禮此無慚愧裸形人令我向驢犬作禮夫曰勿作是言自護汝口勿有所犯此非驢非狗但所著之衣正是法衣是時須摩提女涕零悲泣顔色變異並作是說寧斷命根終

不墮此邪見之中時六千梵志各共高聲何故使此蜱
罵詈乃爾是諸梵志已食少多便去是時滿財長者在
高樓上煩寃愁惋我今取此人來便為破家辱我門戶
時有梵志名曰脩跋得五神通往長者家上高樓上與
長者相見梵志問長者曰何故愁憂長者報曰昨因為
兒娶婦具説前緣梵志報曰此女所事之師皆是梵行
之人今日現在甚奇甚特長者問曰汝為外道異學何
故歎譽沙門釋子有何神德有何神變梵志報曰欲聞

神德今麤說原此女所事之師最小弟子名曰均頭沙彌飛來詣阿耨達泉洗垢之衣阿耨大神天龍鬼神皆起前迎恭敬問訊善來人師可就此坐却後坐食食竟澡盥鉢在金案上跏趺正身次第入九次第定是時天龍鬼神與躡洗衣舉著空中而暴使乾時彼沙彌收攝衣已便飛在空還歸所在長者當知最小弟子有此神力况最大者何况如來至真正覺而可及乎是時長者語梵志曰我等可得見此女所事師乎梵志報曰可還問

此女是時長者問須摩提女曰吾今欲得見汝所事師能使來不女聞歡喜不能自勝願時辦具飲食明日如來當來至此及比丘僧長者報曰汝今自請吾不解法是時長者女沐浴身體手執香火上高樓上叉手向如來而歎之曰

諸變不可計　皆使立正道　我今復值厄
唯願尊屈神　爾時香如雲　懸在虛空中
徧滿祇洹舍　住在如來前　諸釋虛空中

歡喜而作禮　又見香在前　須摩提所請
雨諸種種華　而不可計量　悉滿祇洹林
如來笑放光
爾時世尊告諸神足比丘大目連大迦葉阿那律乃至
均頭沙彌等汝等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諸比丘對曰
如是世尊是時衆僧使人名曰乾茶明旦躬負大釜飛
在空中往至彼城遶城三帀詣長者家是時均頭沙彌
化作五百華樹色若干種皆悉敷茂是時般特化作五

百頭牛衣毛皆青在中止坐往詣彼城爾時羅雲復化作五百孔雀色若干種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迦延那化作五百金翅鳥極為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爾時優毗迦葉化作五百龍皆有七頭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須菩提化作瑠璃山入中跏坐往詣彼城爾時大迦栴延復化作五百鶴色皆純白往詣彼城是時離越化作五百虎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阿那律化作五百師子極為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大迦葉化作五百足

馬皆朱尾金銀校飾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目連化作
五百白象皆有六牙七處平整金銀校飾在上坐往詣
彼城如是現神皆遶城三帀往長者家是時世尊以知
時到在虛空中去地七仞阿若拘隣在右舍利弗在左
阿難在後而手執拂千二百弟子前後圍遶如來在中
及餘諸天帝釋諸王皆現神變悉在空中作唱妓樂數
千萬種雨衆天華散如來上舍衛城內人民皆見如來
在空去地七仞皆懷歡喜不能自勝是時滿財長者遥

見如來相好猶如金聚放大光明以偈問須摩提女須摩提女復以偈報之天人梵志皆自歸命是時六千梵志見如此神變各相謂言我等可離此國更適他土猶如禽獸各奔所趣是諸梵志聞如來響各各馳走不得自寧由如來有大威力故不自安是時世尊還攝神足入城以足蹈門閾上是時天地大動諸神散華詣長者家就座而坐世尊漸與長者及八萬四千人民說戒施生天之論訶欲不淨出家為要各於座上諸塵垢盡得

法眼淨皆自歸三寶受持五戒此須摩提女及八萬四千人皆由久遠迦葉佛所四事供養一施二愛敬三利人四等利不墮貧家當來之世亦當復值如此之尊使我莫轉女身得法眼淨是時城中人民聞哀愍王女作如此誓願人皆隨喜此願爾時哀愍王者今須達長者是爾時王女者今須摩提女是爾時國土人民之類者今八萬四千人是由彼誓願故今值我身聞法得道又智度論云有梵志名長爪（別經梵云名勞豆叉）是閻浮提大論議

師言一切論可破一切言可壞一切執可轉無有實法可信可恭敬者舍利弗舅摩訶俱絺羅與姊舍利論議不如俱絺羅思惟念言非姊力也必懷智人寄言母口未生乃爾及生長大當如之何思惟是已生憍慢心為廣論議故出家作梵志人南天竺國始讀經書諸人問言汝志何求長爪答言十八種大經盡欲讀之諸人語言盡汝壽命猶不能知一何況能盡長爪自念昔作憍慢為姊所勝今此諸人復見輕辱為是二事故自作誓

言我不剪爪要讀十八種經書盡人見爪長因號長爪
梵志是人以種種經書譏刺是非破他論議譬如大力
狂象搪揬蹴蹋無能制者如是長爪梵志摧伏諸論師
巳還至摩伽陁國王舍城那羅陁聚落至本生處問人
言我姊生子今在何處有人語言汝姊子者適生八歲
讀一切經書盡至年十六論議勝一切人有釋種道人
姓瞿曇與作弟子長爪聞之即起憍慢生不信心而作
是言如我姊子聰明如是彼以何術誑誘剃頭作弟子

作是語已直向佛所爾時舍利弗初受戒半月佛邊侍立以扇扇佛長爪見佛問訊訖一面坐作是念一切論可破一切語可壞一切執可轉是中何者是諸法實相何者是第一義譬如大海欲盡其底求之既久不得一法彼以何論議而得我姊子作是思惟已而語佛言瞿曇我一切法不受時佛問長爪汝一切法不受是見受不佛所質義汝已領之邪見毒熾令出是毒氣言一切法不受是見汝受不爾時長爪如好馬見鞭顧影覺畏

便著正道長爪梵志既得佛語鞭影入心即棄貢高慚
愧低頭如是思惟佛置我兩處負門中若我說是見我
受是負處門麤故衆人所共知云何自言一切法不受
今受是見此現前妄語是麤負處門多人所知第二負
處門細我欲受之以少人知故作是念已答佛言瞿曇
一切法不受是見亦不受佛語梵志汝不受一切法是
見亦不受則無所破與衆人無異何用自高而生憍慢
如是長爪不能答佛自知已墮負處即於佛智起恭敬

信心自思惟我墮負處世尊不彰不言是非不以為意佛心柔輭第一清淨得大甚深最可恭敬無過佛者佛為說法斷其邪見即於坐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是時舍利弗聞是語時得阿羅漢是長爪梵志出家作沙門得阿羅漢又佛說乳光佛經云時佛世尊適小中風當須牛乳爾時維耶離國有梵志名摩耶利為五萬弟子作師復為國王大臣人民所敬過豪富貪嫉不信佛法但好異道於是佛告阿難持如來名往到梵志摩耶利

家從其求索牛乳湩來阿難受教著衣持鉢到其門下
梵志摩耶利適與五百上足弟子欲行入宮與王相見
時即出舍値遇阿難因問言汝朝來早欲何所求阿難
答曰佛世尊身小不安隱使我索乳梵志默然不報自
思惟念我若不持牛乳與謂我慳惜適持乳與諸餘梵
志便復謂我事瞿曇道進退惟宜雖爾當指授與惡牛
自令聲取當使牴殺折辱其道便見捐棄我還爲人所
敬若不得乳明我不惜誹議是已即告阿難牛朝已放

在彼塹裏汝自往聲摩耶勑兒汝將阿難示此牛處慎莫為捉時五百弟子聞師說是悉大歡喜爾時維摩詰來欲至佛所道經梵志門前因見阿難即謂何謂晨朝持鉢住此欲何求索阿難答曰如來身小中風當須牛乳故使我來維摩詰即告阿難莫作是語如來正覺身如金剛衆惡已斷但有諸善當有何病默然行矣勿得外道誹謗如來無使天龍神等得聞是聲十方菩薩阿羅漢得聞此言轉輪聖王尚得自在何況如來阿難勿

為羞慚索乳疾行慎莫多言阿難聞此大自慚懼聞空中有聲言是阿難如長者所言但為如來於五濁世示現度脫一切三毒之行故時往取乳向者維摩詰有是語莫得羞慚於是五百梵志聞空中聲即無狐疑皆大踊躍悉發無上正真道意爾時摩耶利內外眷屬及聚邑中合數千人皆隨阿難往觀惡牛阿難即住牛傍自念言今我所事師法不得自手搆乳語適竟第二忉利天帝便從天來化作年少梵志被服因住牛傍阿難見

之心用歡喜謂言年少梵志請取乳湩即答阿難我非梵志是天帝釋我聞如來欲得牛乳故來到此阿難言天帝位尊何能近此腥穢之牛帝釋答曰雖我之豪何如如來尊尚不厭倦建立功德何況小天阿難報釋為我取乳唯願用時釋應曰諾尋即持器前至牛所時牛靜住不敢復動其來觀者皆驚怪之爾時帝釋而說偈言

今佛小中風　汝與我乳湩　今佛服之瘥

得福無有量　佛尊天人師　常慈心憂念
蜎飛蠕動類　皆欲令度脫
爾時犢母即為天帝釋說偈言
此手捫摸我　何一快乃爾　取我兩乳湩
置於後餘者　當持遺我子　朝來未得飲
雖知有福多　作意當平等
於是犢子便為母說偈言
我從無數劫　今得聞佛聲　即言持我分

盡用奉上佛　世尊一切師　甚難得再見
我食草飲水　可自足今日　我作人已來
飲乳甚大久　及在六畜中　亦爾不可數
世間愚癡者　亦甚大衆多　不知佛布施
後因悔無益　我乃前世時　慳貪坐抵突
復隨惡知友　不信佛經戒　使我作牛馬
至于十六劫　今乃值有佛　如病得醫藥
持我所飲乳　盡與滿鉢去　令我後智慧

得道願如佛

時天帝釋即取乳滿鉢阿難得乳意甚歡喜於是梵志從邑中來者聞此牛子母所說皆共驚怪此牛獘惡人不得近今日何故柔善乃爾想是阿難所感發耳瞿曇弟子尚能如此何況佛德威神變化而我等不信其教時梵志男女合萬餘人皆悉踊躍遠塵離垢逮得法眼阿難持乳還至佛所具白所由佛告阿難實如牛子母所說此牛子母乃昔宿命時曾為長者大富饒財復慳

不施不信佛戒不知生死常喜出財外人從舉日月適至喜多責息無有道理既償錢畢復謗枉人言其未畢但坐是故墮畜生中十六劫今聞我名歡喜者何畜生之罪亦當畢是此牛子母却後命盡七反生兜術天及梵天上七反生世間當為豪富家不生惡道所在常當通識宿命當供養諸佛燒香持經牛母從是因縁最後當值見彌勒佛作沙門精進不久得羅漢道犢子亦當如是上下二十劫竟當得作佛號曰乳光牛母之子俱

得度脫會中五百長者子悉發無上道意三千八百梵志應時得須陁洹道又佛說心明經云佛遊王舍城靈鳥山與五百比丘四部衆俱往之一縣而行分衛諸天龍神追於上侍到梵志館門外而住佛放大光普照十方時梵志婦執㸑炊飯見光照身身得安隱觧懌無量還顧見佛端正姝好倍加踊躍重自惟忖令得覩佛及衆弟子誠副宿願欲以食饌奉進正覺隱䆫愚夫不信道德志存邪疑見妄所施必興結恨不得由已當如之

何便即撥飯取汁一勺以用上佛佛以威神鉢中自然有百味食佛時達嚫口歎頌曰

假以馬百疋　金銀校鞍勒　持用惠施人
不如勺飯汁　設以七寶車　載滿諸珍琦
勺飯汁施佛　其福過於彼　若施白象百
明珠纓絡飾　供佛一勺汁　其福超彼上
如轉輪聖王　普賢玉女后　端正無有比
七寶纓絡身　如是之妙類　其數各有百

悉以配施人　不如一勺汁

於是梵志靜住而聽聞佛所歎心懷疑惑前問佛言一勺飯汁何所直耶而乃稱讚若干寶施而云不如一勺汁施斯之飯汁不直一錢然乃咨嗟若干億倍孰當信哉於是世尊尋即顯露廣長之舌以覆其面上至梵天告梵志曰吾從無數億百千劫常行至誠乃獲斯舌寧以妄語能致之乎吾欲問卿至誠答之曾頗往返舍衛羅閱中路有樹名尼拘類陰覆人衆五百乘車乎對曰

唯然有之曾所見也世尊又問其子大小答曰形如芥子佛告梵志卿眞兩舌實如芥子樹何大乎對曰審爾不敢欺也佛又告曰種如芥子生樹廣大地之生植適無所置所覆彌廣何況如來無上正覺無量福會普勝者哉大慈弘哀無所不濟以饌供獻功祚難計梵志默然無以加報佛告阿難斯婦壽終當轉女像得為男子生于天上下生為人解深妙法卻十三劫當得作佛名曰心明如來梵志意伏五體投地剋心自責歸命於佛

加恩矜攝令得出家佛即納受以為沙門佛講四諦漏盡意解又涅槃經云爾時十仙外道欲共佛捔試神力阿闍世王報外道云汝等今者欲以手爪抱須彌山欲以口齒齚齧金剛諸大士譬如愚人見師子王飢時睡眠而欲寤之如人以指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觸灰覆火汝等今者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野狐作師子吼猶如蚊子共金翅鳥捔行遲疾如兔渡海欲盡其底汝等今者亦復如是汝等今者興建是意猶如飛蛾投於火聚

汝隨我語不復更説又大莊嚴論時憍尸迦向外道説偈言

外道所為作　虚妄不真實　猶如小兒戲

聚土作城郭　醉象踐蹈之　散壊無遺餘

佛破諸外論　其事亦如是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煑黒石蜜有一富人來至其家時此愚人取石蜜漿為富人煑即於火上以扇扇之望得便冷傍人語言下不止火扇扇不已云何得冷爾時

人衆悉皆嗤笑其猶外道不滅煩惱熾然之火少作苦
行卧棘刺上洮糠飲汁斷穀自餓五熱炙身而望清涼
寂靜之道終無是處徒為智者之所恠哂受苦現在殃
流來劫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其婦端正情甚愛重婦
無真信後於中間共他交往邪婬心盛欲逐傍夫捨離
己壻於是密語一老母言我去之後汝可齎一死婦女
屍安著屋中語我夫言云我已死老母於後伺其夫王
不在之時以一死屍置其家中及其夫還老母語言汝

婦已死夫即往視信是已婦哀哭懊惱大積薪油燒取其骨以囊盛之晝夜懷挾婦於後時心厭傍夫便還歸家語其夫言我是汝妻夫答之言我婦久死汝是阿誰妄言我婦乃至二三猶故不信如彼外道聞他邪說心生惑著謂為真實永不可改雖聞正教不信受持又百喻經云昔有二估客共行商賈一賣真金其第二者賣兜羅綿有他買真金者燒試之第二估客即便偷他被燒之金裹兜羅綿時金熱故燒綿都盡情事既露二事

俱失如彼外道偷取佛法著已法中妄稱已有非是佛
法由是之故燒滅外典不行於世如彼偷金事情都現
亦復如是又百喻經云過去之世有一山羌偷王庫物
而遠逃走爾時國王遣人四出推尋捕得將至王邊王
即責其所得衣處山羌答言我衣乃是祖父之物王遣
著衣實非山羌本所有故不知著之應在手之者著於
脚上應在腰者反著頭上王見賊已集諸臣等共詳此
事而語之言若是汝之祖父已來所有衣者應當解著

云何顛倒用上為下以下為上以不解故定知汝衣必是偷得非汝舊物借以為譬王者如佛寶藏如法愚癡羌者猶如外道竊偷佛語著已法中以為自有然不解故布置佛法迷亂上下不知法相如彼山羌得王寶衣不識次第顛倒而著亦復如是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形容端正智慧具足復多錢財舉世人聞無不稱歎時有愚人見其如此便言我兄見後還債言非我兄傍人語言汝是愚人云何須財認他為兄及其還債復言非

兄愚人答言我以欲得彼之錢財故認為兄實非是兄人聞此語無不笑之猶彼外道聞佛善語竊而用以為已有乃至傍人教使修行不肯脩行而作是言為利養故偷取佛說化導衆生而無實事云何修行猶向愚人為得財故言是我兄及還其債時復言非兄此亦如是頌曰

正邪乖明昧　善惡異相征　大慈降梵志
乘空各變形　六千俱捨執　七衆各休禎

邪徒虛抗志　鍱腹浪求名　身子多才智

陵化照機庭　四辯無不可　六通奮英情

秉權摧異見　伏邪同幽冥　自知螢光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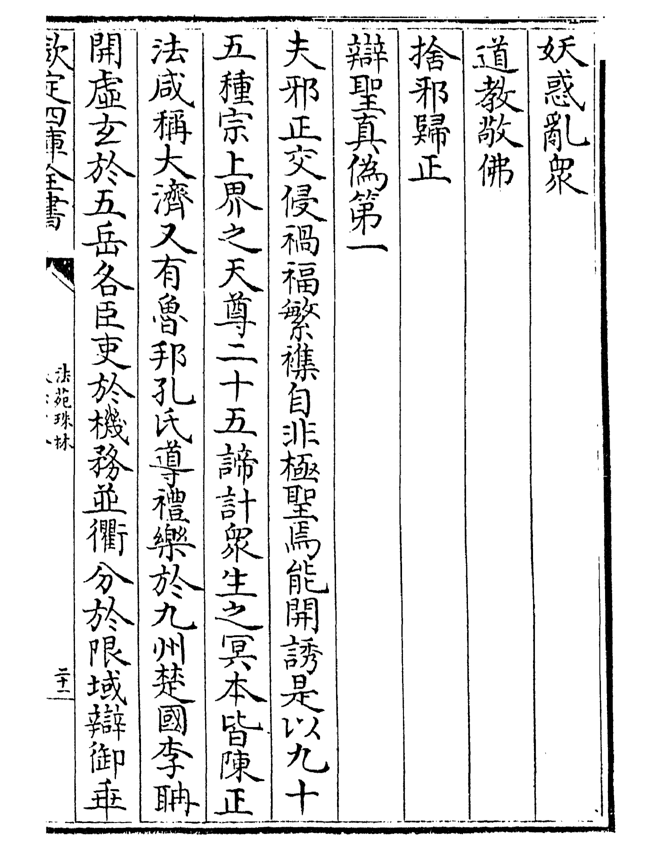
徒諍太陽精

感應緣 略引六驗

辯聖真偽

邪正相翻

妄傳邪教



妖惑亂衆

道教敬佛

捨邪歸正

辯聖眞僞第一

夫邪正交侵禍福繁糅自非極聖焉能開誘是以九十五種宗上界之天尊二十五諦計衆生之冥本皆陳正法咸稱大濟又有魯邦孔氏導禮樂於九州楚國李聃開虛玄於五岳各臣吏於機務並衢分於限域辯御乖

張理路沉溺致令惑網覆心莫知投趣未若皇覺無私
道濟羣有幽顯歸心凡聖稽首譬天無二日國無兩君
故天上天下俱唱獨尊三千大千咸稱正覺為四生之
道首作六趣之舟航者也

故史録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與對曰非也博識
强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與對曰三王善用智勇
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與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
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與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

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為大聖也時縁未升故黙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且致矣又後漢時史官傅毅開顯佛化造法本内傳云漢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白光寤已問諸臣等傅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為立佛寺畫壁千乘萬騎繞塔三

帀又於南宫清凉臺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幷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廣如前敬三寶篇述

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荅曰迦毗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

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
傳云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與西僧比校得辯真偽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

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五岳道士各齎道經置於三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沉檀香為炬遶經泣淚啟白天尊乞驗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五岳道士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大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求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上有貴德之名

無言教之稱今子説有言教即為妄也信聞默然不對
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徧覆大衆映
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卧空中廣現神變于時
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悦歎
未曾有皆遶法蘭聽説法要并吐梵音讚佛功德初立
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
有餘人出家四岳諸道士吕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
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四十人出家便

立十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内安尼自斯已後廣徧天下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有感死故傳為實録不虛矣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沙門名僧會姓康來到吳國遂感舍利五色光曜天鎚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宫殿臣主驚嗟歎希有瑞為立塔寺度人出家又以教法初興名為建初寺下勅問尚書令闞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久何緣

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
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
騰捔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
會自感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
後遭漢政凌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曰孔
邱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
聖德不羣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奬周道教化來葉師
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

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黄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勑令朝野悉諷誦之若以孔老二教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今見章醮似俗祭神安設酒脯棊琴之事

吳主大悦以澤爲太子太傅

宋文帝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十

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辯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答曰范泰謝靈運常言經典文本在俗為政必求性靈真奥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耶帝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卷不釋手

邪正相翻第二

邪惑問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蕃名號無

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廣致精舍甲第當衢虛費金帛福利焉在未若銷像而絶鎔鑄貨泉可以無損毁經以禁繕寫廢僧以從編户竊謂益國利人興家多福也方外對曰察斯濫濁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縁求之如不及覩速禍之萌抵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人之情也忠之道

馬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是忠臣益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也若夫廢宗廟之殺盛加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摋晃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饍思廢養之潤屋如此可謂忠孝之道乎夫三達之智百神無以類其通十力之尊千聖莫足儔其大萬惑盡矣萬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槃於常樂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廣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

無棄物可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仁聖之至道者豈為苟欺之詭言哉靜而思之信逾堅矣至如立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乎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勸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人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

邪惑問曰佛法本出於西蕃不應奉之於中國爾方外

對曰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同俗而捨其異方乎師以道大為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為勝不計於遐邇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絶羣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代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未可非珍佛出遐方奈何獨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

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為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局夷夏而計親踈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邪惑問曰詩書所未言以為修多不足尚矣方外對曰夫天文歷象之秘奥地理山川之阜詭經脉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咒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焉又且周孔未

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代故棟宇易曾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粒食火化之功雖後作而非弊亦如幼啗藜藿長飡粱肉少為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粱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夫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通化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

何得論生滅乎訃感修促乎來去也

邪惑問曰佛是妖魅之氣寺為淫邪之祀豈堪中夏為人師之軌方外對曰妖惟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狸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辭愛榮位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言又自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

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上古帝臣冠蓋人倫並禀教而歸依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耳明主賢臣謀其德也凡百君子思其言也大士高僧慕其理也而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凡聖軌模人天師範理盡窮微福同真濟何聖能逾何道能加不荷其恩反作狂言

邪惑問曰夫父母之體不可毀傷何故沙門剃髮去鬚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耶方外對曰若夫事君親而

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避死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為傷甚矣剃鬚落髮其毀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為過湯恤烝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摩足而至頂況夫上為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

服章依剪髪以為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德矣其何故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得全乎三讓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沙門捨縉紳之容亦何傷於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顧君親之多福若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為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為不忠未之信矣

邪惑問曰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塔像爾

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途非獨泥瓦或雕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徧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為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不可忘故為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若塔廟是泥木之像不可敬者則國廟木主之形亦不可敬耶夫以善為過者故亦以惡為功矣

邪惑問曰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爾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凶悖輒出斯語愚謂能仁設教皆闡涅槃之風菩薩立言專知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妲妃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矣佛之為道慈悲喜捨怨親等護物我俱齊恩德既弘賢愚慕上假使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羿浞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紂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

無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無乾谿之歎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遏危亡於未兆

邪惑問曰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故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佛法來到多興悖亂爾方外對曰愚竊不思輙出凶誣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

逆寇賊姦宄作士命於皐繇獫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愚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搆虚言皆違實録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為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惟一字以為褒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

邪惑問曰天道無親頓成虛闇禍淫福善胡其爽歟因
何損贊者翻享遐齡崇敬者無終厥壽訃應蘊福延慶
積惡招殃何乃進退矛盾情狀皎然去取自垂若為酬
對方外對曰道教浮疎詎明三報儒宗握躪但敘一生
故仲尼答季路曰生與人事汝尚未知死與鬼神爾焉
能事袁宏後漢曰道家者流出於老子以清虛淡泊為
主務善嫉惡為教畜妻子用符書禍福報應在一生之
內此並區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談所以荀悅硕疑史

遷深惑至如唐虞上聖乃育朱均瞽叟下愚是生有舜
顏回大賢而夭絕商臣極惡而𦙍昌盜跖縱暴而福終
夷叔至仁而餓死張湯酷吏七世垂纓比干正臣一身
屠戮如此流例胡可勝言渠或致疑故常情耳所以我
之種覺獨號正徧知遐唱二生廣敷三報欲使繁疑霧
卷夙滯雲披玉牒周陳金言備顯故經云有業現苦有
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樂有
苦報或餘福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殃尚存善緣便發如

灰覆大豈得稱無若闇尋聲當知必有且夫善惡無爽
狀麟鬬以日虧報應有歸等鯨亡而星現但察感通之
分足明善惡之懲也

法苑珠林卷六十八

音釋

阿那邠邸梵語也此云無依怙施邠卑民切邸典禮切 闥越逼切門限也 湩都勇切乳汁也 𣪊音構取牛乳也 捫摸捫音門摸音莫 捔訖嶽切校也 齚仕革切齧也 穳子智切聚也 饕音叨貪也 嚭普鄙切 雒歷各切與洛同 煨燼煨烏回切火也燼徐刃切火餘也 婕妤婕即涉切妤羊諸切婕妤婦官名 鐫子全切刻也 磾都黎切 浞食角切 汭儒稅切水北曰汭 宄音軌在外曰姦在內曰宄 獫狁獫虛檢切狁余準切獫狁北夷也 䠇測角切握䠇急促局陿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龐兆懋

法苑珠林卷六十九

唐 釋道世 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之餘 感應緣之餘

妄傳邪教第三

竊聞白馬東遊三藏創茲而起青牛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闡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救物驗之圖牒指掌可知所以發唱顯宗終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

史備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玄籍斯則不然唯老子二
篇李聃躬闡自餘經制皆褫凡情何者前漢時王褒造
洞玄經後漢時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道書二十四
卷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道士王浮造明威化胡
經又鮑靜造三皇經齊時道士陳顯明造六十四真步
虚品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後周武
帝滅二教時有華州前道士張賓詔授本州刺史長安
前道士焦子順一名道抗選得開府扶風前進士馬翼

雍州別駕李通等四人以天和五年於故城內守真寺抄攬佛經造道家偽經一千餘卷時萬年縣人索皎裝潢但見甄鸞笑道之處並改除之近如大業末年有五通觀道士輔慧祥三年不言因改涅槃經爲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道士出城門家見道士內著黄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爲尚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勑令戮殺此是近事耳目同驗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又驗𤣥都目録妄取藝文志書

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為道經據此而言足明虛謬又至麟德元年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真等時諸道士見行真恩勅驅使假託天威惑亂百姓更相扇動簡集道士東明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觀道士田仁惠郭蓋宗總集古今道士所作偽經前後隱沒不行者重更修改私竊佛經簡取要略改張文句迴換佛語人法名數三界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道品大小法門並偷安道經將為華典舊時道經祭醮並有鹿脯清酒

今新改安乾棗香水但道經言辭拙樸禳惡處並以除
却如大業年中五通觀道士輔恵祥改涅槃爲長安經
被殺不行今復取用改爲太上靈寶元陽經復更改餘
佛經别號勝鬘尼經或云太平經等如道經之内本無
優婆塞優婆夷檀越賢者達嚫之名今諸道士並皆偷
用未知此名爲是漢語爲是梵音若是漢語何故諸史
無文若是梵音未知此言翻表何義莊老復非西人故
知偷用真僞可測如老子依書乃是周時柱下藏史執

板稱臣共俗無異今時即安别觀如似伽藍天尊老子並塗金色如佛經舊稱佛爲天尊復即偷用如漢魏已來及至符姚並喚僧名道士復偷將已用道士舊名祭酒如道經本無金剛師子今觀門首並學佛置之未知金剛師子此漢地何曾有之今忽浪造如内教佛經世尊及摩訶迦葉並皆金色依經作之如法又佛經須達買園爲佛造伽藍並依聖教如是展轉徧通十方及世尊成道感得五百金剛五百白象五百師子如是所爲

皆依聖教若依佛經此方他方諸佛菩薩梵王帝釋所
現供具莊嚴寶物無量無邊不可述盡備在經文即時
造者萬無成一今時老子五千文兩卷之內何曾有此
莊嚴若出餘經餘經非真如是改換佛經偷安道經者
向有數千餘卷如佛說經並置如是我聞說時說處證
經生信即如唐太宗文皇帝及今皇帝命朝散大夫衛
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蒲州黄水縣令王玄策
等二十二人使至西域前後三度更使餘人及古帝王

前後使人往來非一皆親見世尊說經時處伽藍聖迹及七佛已來所有徵祥靈感變應具存西國志六十卷內現傳流行宰貴共知未知天尊老子既出爾許經書今時說處在何對何人說說時說處有何靈驗何帝何時說是經等若有時處即有徵祥何故五經無文諸史不載止欲苟存同異用多流行誑於艸萊無識之徒不知有識君子久知其僞良由漢時有黄巾五斗米賊前後踵繼迄今不除故涅槃百喻經等我涅槃後有諸外

道偷我佛語著已法中以爲自有以不解布置迷亂上下譬如山羌偷得王寶衣雖得不識次第顛倒而著亦如偷狗夜入人舍不知食處佛既懸記不可不信今時道士偷佛經將爲已法亦不可怪若今不偷佛便妄語非大聖人也

故呉主孫權問尚書令闞澤曰仙有靈寶之法其教如何闞澤對曰夫靈寶者一無氏族可依二無成道處所教出山谷非人所知真是幽居濫說非聖人制也呉主

歎其善對焉所言天尊之號出自佛經竊我聖蹤施乎已典何者案五經正史三皇已來並不云別有天尊住於天上但叙周公孔子制禮删詩所以五典三墳靡覩大羅之稱前王往帝不聞郊祀天尊安有執玉璋披黃褐坐素髮戴金冠別號天尊端拱九華之殿獨稱大道統御七映之宮縱有道教辯天尊諸子談靈寶此乃道聽途說未詎可依委巷之書非關國史又齋儀矯制事跡可尋莫不廣列金銀多班繒綵並是三張詭述修靜

妄言斥破逗留彼如琳論又道士之號老教先無河上之言儒宗未辯何者姚書云始乎漢魏終暨苻姚皆號衆僧以爲道士至魏太武二年有寇謙之始竊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此豈妄之臆斷乃是史籍感明又班固漢書文帝傳及潘岳關中記嵇康皇甫謐髙士傳及訪父老等皆無河上公結艸爲菴現神變事處並虛謬不涉典謨妄構斐然動成焉有當今主上坐拱問道坐朝九族既親平章百姓寔可黜三張之穢術闡五千之

妙門又案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佛教入洛請求捔試總將道家經書合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就中五十九卷是道經餘二百三十五卷是諸子書

又案晉葛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災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總一千卷

又案宋太始七年道士陸修静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卷已

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宫案今玄都經目云依
宋人陸修静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
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云並未見
以此詳檢事跡可知詭妄之由暴之國史若據蕭溫等
議止有道德二篇如取漢帝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
洪神仙之説僅有一千准修静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
檢玄都經録轉復彌多既其先後不同虚妄明矣增加
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

唱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爲是老子别陳爲是天尊更説縱其説也應有時方師資説處爲是何代何邦何年何月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須焚翦當今明朝馭宇承弊百王聖上臨軒應期千載方欲廣敷五教杜絶妖妄之書重述九疇弘揚要道之訓豈敢以麟麏剌上鹿馬譏朝但以無識黃巾混其真僞管見道士不别是非所以借況秦人譬之魯俗若乾坤之

象龍馬豈天地則可騰驤理固不然如何見書

妖惑亂衆第四

竊聞聲調響順形直影端未見鑽火得氷種豆得麥所以蘇張逢於鬼谷處浮詐之先顏閔遇於孔門標德行之始故知習二篇之化激妙無爲行三張之風謀爲亂首何者後漢順帝時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壇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

艸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斂租稅米謀爲亂階時被虵吞疊逆弗作又陵孫張魯行其祖術後於漢中自稱師君禍亂方起爲曹公所滅又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巾逺與張魯相應衆至十萬焚燒鄴城漢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康二年有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號天師徒附數千積有年歲爲益州刺史

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日辰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時殿中桓祕等覺知與戰尋被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矜妖言惑衆行禁步山官軍收掩尋被誅滅又隋文帝開皇十年有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溪舘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有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遶便姧匿如此經日後事發覺因即逃亡又開皇十八

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黄儒林扇惑蜀王令興逆
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
像建千人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咒而厭之河北公
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在市被刑近如
大唐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黄老恒作妖
邪至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閑道術被送東京至
洛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云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
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

明張㑀大語顧納通傳入閤則噎氣小聲詐陳禍福遂令道士等傳說達縣閤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合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至穴所再拜請期望時詐答閤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閤窓候見望噎聲質時呵之望即款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近至貞觀十三年有西京西華觀道士秦英會聖觀道士韋靈符還俗道

士朱靈感並薄解章醮勑令事東宮惑亂東宮結謀大逆為事不果秦英靈符靈感等並被誅斬私宅財物及有婦兒並配入官又至龍朔三年西華觀道士郭行真家業卑賤素是寒門亦薄解章醮濫承供奉勑令投龍尋山採藥上託天威惑亂百姓廣取財物奸謀極甚并共京城道士雜糅佛經偷安道法聖上鑒照知偽付法法官拷撻苦楚方承勑恩恕死流配遠州所有妻財並沒入官是知所習非正釁逆相仍左道鄙俗斯辱頻

興矣勑道士朝散大夫騎都尉郭行真器識無取道藝
缺然爲其小解醫藥薄閑章醮當爲皇太子弘療患得
損録其功効授以榮班縁前驅使妄作威福兼以交結
選曹周旋法吏專行欺詐取人財物遺營功德隱盜尤
多朱紫莫分而僞數至教蔽孿詎辯而潜讀禁書徒知
僕妾是求莊宅爲務雖靈溪千仞何能蕩其穢質神丹
九液豈可練其瑕心擢髮未數其僣刋竹寧書其罪論
斯咎釁宜從伏法其悉迹道門情所未忍可除名長配

流受州仍即發遣令長剛領送至彼官司檢校不得令
出縣境其私畜奴婢田宅水磑車牛馬等並宜沒官
龍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宣竊惟賊飾黃巾輿乎鉅鹿
鬼書丹簡發自陽平而云服象雲羅斯言逕廷衣同雨
縠不近人情安有駕鶴乘龍披巾布褐驅鸞策鳳頂戴
皮冠所以白石赤松之流皆非鬼卒王喬羨門之輩並
匪治頭又李聃事周之辰服同儒墨公旗謀漢之日始
有黃巾如其祖習伯陽道士並宜朝拜若也宗旗取則

斯弊特可漂除矣

道教敬佛第五

述曰上來所列並引典籍邪正顯然升沉殊趣豈可以爝火之暉爭日月之光凌虛之塵同太岳之峻故知佛法幽邃非凡所測僧衆高遠亦非黄冠之儔夫出家者内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意之大也信知三寶位重豈同孔老兩教故

案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内外史籍略引外道經中敬佛僧文具列如左旣敬已經依法遵佛兾伏邪愚依承正典略引二十二經

今敬三寶文

一依道士法輪經天尊說偈誡勗道士云

若見佛圖　思念無量　當願一切

普入法門　若見沙門　思念無量

願早出身　以習佛真

二依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

四十九願天尊說願文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三依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使往東方詣受法教昇玄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爲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省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佛所聽法○四依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鵠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五依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又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

文佛○六依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旋大梵流影宫禮佛○七依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察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過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玄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爲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穩處安置推爲上座供主如供養不得遮止○八依化胡經天尊敬佛説偈云

願採優曇華　願燒栴檀香　供養千佛身

稽首禮定光　我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不見釋迦文　心中常懊惱
九依靈寶消魔安志經天尊說偈云
道以齋爲先　勤行當作佛道士新改本云勤行登金闕
故設大法橋　普度諸人物
十依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
○十一依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
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

見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昇天仙公自語子弟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也○十二依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吾昔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法開二人願爲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爲道士○十三依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

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遶七匝禮拜恭敬沐浴而止〇十四依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佛敬於僧〇十五依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〇十六依昇玄内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一月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〇十七依道士陶隱居作禮佛文一卷〇十八依智慧本願戒上品經云日别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報功多報多世世賢明翫好

不絶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〇十九依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大慱至後生便爲沙門大學佛法爲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請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虚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報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五苦〇二十依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佛道各歎其教大師善也〇二十一依太上靈寶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覩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子

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二十二依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上來所引道經未知此經爲真爲僞若是真經今道士女冠不禮三寶便違天尊老子師教即是邪見之人非真弟子同無識之徒何須師敬此經若僞則一切道經皆須除却進退訛替終成亂俗也

捨邪歸正第六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八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

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服覆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艸屨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惟一食永絶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維天鑒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

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𢛀德圓取聖發惠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啟瑞迹於天中鑠靈儀於像外度羣生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絶百非應迹娑婆王宫誕相步三界而爲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遂乃湛說圓常亦復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誰能救接斯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

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上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于時帝與道俗二萬餘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勑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

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
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王侯宗族
宜返偽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
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
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
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
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啟云

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啟物託銀粟以應凡砥般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坐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水清日感霧豁雲除爝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不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探賾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感于京洛恒星不現周鑒娠徵滿月圓

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故競扇高風
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兹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
帝菩薩應天御物負扆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坐無
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示
權顯正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稟
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
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
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

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藍精舍寶剎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醎水今啟迷方麤知歸向受菩薩大戒誡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勑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廢李老道法詔昔金陵道士陸修

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郗張之士封門受籙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啟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勑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目對校于時道士咒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祝諸梁木或橫或竪沙門曾不學術默無一對士女歡鬧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為勝也

諸道士等踊躍騰倚魚睨雲漢髙談自矜誇衒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捔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况出家人也雖然天命難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名佛儁又字曇顯者不知何人遊逰無定方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

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轝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顯既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咒諸衣物飛揚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裀禪師衣鉢咒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咒一無動搖帝勑取衣乃至十人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

梁末又令咒之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為內內則小也說我道家為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魍魎是味清虛焉在瞿脯斯甜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照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

家未發心者可令染鬚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諸道士等皆碎屍塗地偽妄斯絶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至唐貞觀二十年有吉州囚人劉紹略妻王氏有五岳真仙圖及舊道士鮑靜所造三皇經合一十四紙上云凡諸侯有此文者必為國王大夫有此文者為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錢財自聚婦人有此文者必為皇后時吉州司法參軍吉辯因檢囚

席乃於王氏衣籠中得之時追紹略等勘問云向道士
所得之受持州官將爲圖讖因封此圖及經馳驛申省
奏聞勑令省官勘當時朝議郎刑部郎中紀懔業等乃
追京下清都觀道士張惠元西華觀道士成武英等勘
同並欵稱云此先道士鮑静等所作妄爲墨書非今元
等所造勑遣除毀又得田令官奏云如佛教依内律僧
尼受戒得廕田人各三十畝今道士女道士皆依三皇
經受其上清下清昔僧尼戒處亦合廕田三十畝此經

既偽廢除道士女道士既無戒法即不合受田請同經廢京城道士等當時懼怕畏廢陰田私憑奏官請將老子道德經替處其年五月十五日出勅侍郎崔仁師宣勅旨云三皇經文字既不可傳又語涉妖妄宜並除之即以老子道德經替處有諸道觀及以百姓人間有此文者並勒送省除毀其年冬諸州考使入京朝集括得此文者總聚禮部尚書廳前並從火謝也故知代代穿鑿狂簡寔繁人人妄作斐然盈卷無識之徒將為聖說

晉彭城郡有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賫歸於彼已誦師便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迨至立年才解英絶内外經書暗遊心府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奇聰明釋子勅入逍遥園與什条正詳譯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為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

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僻頗亦惑之婆羅門乃
啟興曰至道無方各尊其事今請與秦僧捔其辯力隨
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
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捔言必勝使無上
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
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
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持經目一
披即誦後剋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關中僧衆四

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酬抗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本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有力也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翫慇懃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

並行於世

魏書云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勑諸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

陳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

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旣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迥無文記何耶最曰仁者識同管窺覧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導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蓍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令元文宣勑語道士姜斌等論無宗旨宜退下席又

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太傅李寔衛尉許伯姚吏部尚書邢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刑時有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行佛慈化諫帝乃止配徒馬邑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晉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升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爲勝教太

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殯殮數日得蘇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錄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修平而兩邊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肉隨著刺號呻聒耳見惠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復勝人也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惠因自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逕進聽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

坐見惠驚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幘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此向所逢比丘亦隨惠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録人命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録來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故也將遣惠還乃使暫兼覆校將軍歷覩地獄惠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諸城城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罪報見有猘狗嚙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羣烏其啄

如鋒飛來甚速鴝然血至入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宛
轉呼叫筋骨碎落其餘經見與趙泰屑荷大抵麤同不
復具載唯此二條爲異故詳記之觀歷既徧乃遣惠還
復見向所逢比丘與惠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至家
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誡慎過此
壽延九十時道惠家於京師大桁南自見來還達皂莢
橋見親表三人任車共語悼惠之亡至門見婢行哭而
市彼人及婢咸弗見也惠將入門置向銅物門外樹上

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爾而滅至戸闇屍臭惆悵惡之時賔親奔弔哭恵者多不得徘徊因進入屍忽然而蘇說所逢車人及市婢咸皆符同恵後為廷尉預西堂聽訟未及就列欻然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即道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為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八十九矣 右一驗出冥祥記

唐益州福壽寺釋寶瓊俗姓馬氏緜竹縣人小年出家清卓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徧以為常業勸歷邑義日

誦一卷者向有千計四遠聞者皆來欽敬本邑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執邪日久投寄無容瓊雖桑梓習俗而不事道李氏諸族值作道會邀瓊赴之來既後至不禮而坐皆謂不禮天尊輕我宗法耶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况老君衆議紛紜頗相淩侮瓊見諍訟不止又報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先宗遂禮一拜道像并座一時動摇又禮一拜連座反倒墜落在地身座摧毀道民羞恥唱言風鼓竟來周正又禮還倒瓊曰

天朗和暢而言怨風汝之愚戇不測吾風合衆驚懼一心禮瓊遠近聞知皆捨道歸佛闔境道俗及以傍縣道黨同嗟皆來請瓊受菩薩戒縣令高逹素有誠信敬承威德更於州寺台僧弘講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六十九

校譌

第十七紙二行惠疑作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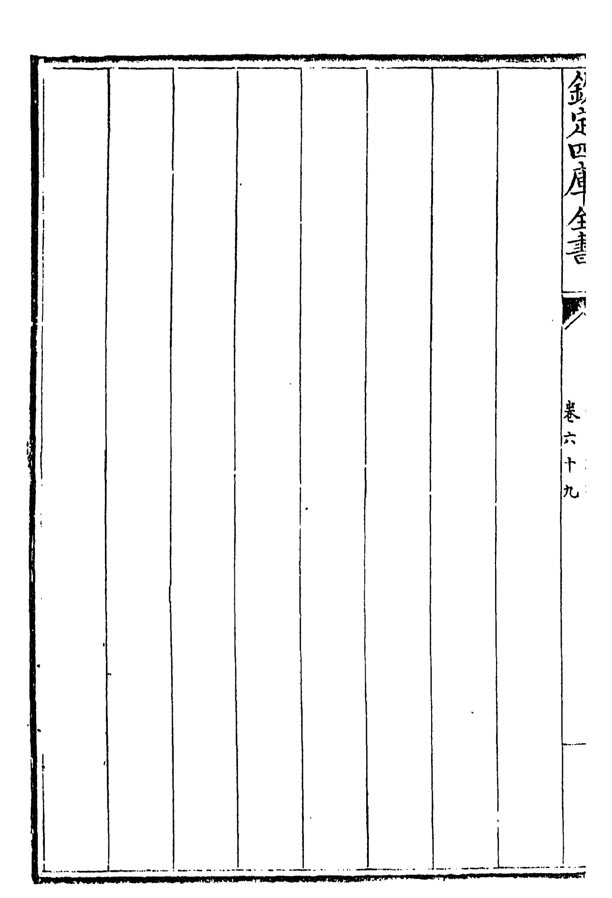
音釋

謚音容 䴥俱倫切麘屬 竛于盈切 莞音官草名似藺 藪蘇後切 扆隱豈切畫斧屏

風也 籙音祿 睨研計切斜視也 儁子峻切與俊同 蘖魚傑切芽麥也 㝬卑民切 著升脂切

萵屬 殯必刃切 殮力驗切 鴆直禁切 筋舉欣切與筋同 欸許勿切忽也 枷

音方什切 廣漢縣名



法苑珠林卷七十

唐 釋道世 撰

富貴篇第六十三

述意部

夫行善感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聲發響故富同朱栢貴若蕭曹錦繡爲衣金銀作屋雲起龍吹之前風生鳳管之上趨鏘廣殿容與長廊申珠履於丹墀珥金蟬

於青瑣食則珍羞滿席海陸盈前鼎味星羅芬馨雲布坐則高堂雅室玉砌珠簾絲竹絃管凄清飆颸臥則蘭燈炳曜繡幌垂陰錦被旣敷氍毹且拂行則駟馬雷飛輦轝雷動千乘萬騎隱隱闐闐略述福因善報如是由昔行檀受斯勝利也

引證部

如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有一長者豪貴巨富生一男兒面貌端正世所希有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

檀彌離年漸長大其父命終波斯匿王即以父爵而以封之受王封已其家舍宅變成七寶諸庫藏中悉皆盈滿種種寶物時王太子字毗瑠璃遇得熱病諸醫處藥啟王云須牛頭栴檀用塗其身當得除愈王即募覓若有得者一兩之直賞金千兩無持來者有人白王檀彌離家舍內大有時王聞已躬自往求到檀彌離長者門前見其外門純是白銀即遣門人入通消息時守門人入白長者波斯匿王今在門外長者聞已即出奉迎請

王入宫王入門内見有一女面首端正世間無比坐白銀牀紡白銀縷小女十人侍從左右時王問言是鄉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其小女者通白消息次入中門純紺瑠璃門内有女坐瑠璃牀面首端正倍勝於前左右侍從倍復前數次入内門純以黄金門内一女面首端正轉復倍勝坐黄金牀紡黄金縷左右侍從復倍上數王復問言是鄉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入到舍内見瑠璃地屋間䰟鏤種種百獸風吹動之形現地上王

見謂水怖不敢前語長者言餘更無地殿前作池彌離白王是瑠璃地非是水也即脫手上七寶環釧擲著于地礙壁乃住王知地已即共入內升七寶殿婦在殿上坐瑠璃牀更有寶牀請王令坐時婦見王眼中淚出王問之言何故不喜眼中淚出婦答大王但於今者聞王身上煙氣是以淚出王即問言家不然火耶答言不也王復問言用何作食婦答曰須食之時百味自至王復問言夜不須明耶婦答王言用摩尼珠而以照之徧室

大明時檀彌離跪白王曰大王何故勞屈尊神到此波斯匿王具以事答長者聞已即將王入徧示諸藏七寶盈滿牛頭香積不可稱計王須任取王取二兩遣人先送王敬語之今有佛出鄉聞不耶彌離答言云何名佛王即為說彌離歡喜即往佛所佛為說法得須陁洹尋即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檀彌離宿殖何業生於人中受天福報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

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五比丘共立要契在一林中精勤修道語一比丘此比丘去城遠乞食勞苦汝當爲福一夏乞食供養我等其一比丘即便入城勸諸檀越日爲送食四人身安專精行道得阿羅漢即語此人緣汝之故我等安隱所作已辦汝願何等其人聞已歡喜發願使我來世天上人中富貴自然值佛獲道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處豪貴所須自然今值我故出家得道又賢愚經云昔佛在

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身體金色端正少雙父母見已歡喜無量因爲立字名曰金天其生之日家中自然出一井水縱廣八尺深亦八尺汲用能稱人意須衣出衣須食出食金銀珍寶一切所須作願取之如意即得兒年長大才藝博通其父念言我兒端正容貌絶倫要覓名女金容妙體類我兒者當往求之時闍婆國有大長者而生一女字金光明端正非凡身體金色晃熠照人初生之日

亦有自然八尺井水其井亦能出種種寶衣服飲食一切所須稱適人情其父母亦自念言我女端正人中英妙要得賢士金色光輝類我女者乃共爲婚其女名稱遠徹金天遂娶爲婦後時金天請佛及僧飯食供養飯食訖已佛爲說法金天夫婦及其父母悉皆獲得須陁洹果金天夫婦俱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即聽既出家已夫婦並得阿羅漢果一切功德皆悉具足阿難見已而白佛言金天夫婦宿殖何福生豪族家身體金色復

有自然八尺井水出種種物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諸比丘遊行教化到一村中村人見僧競共供養時有夫婦二人貧窮家無升斗其夫見他供養衆僧向婦啼哭懊惱淚墮婦臂上婦即問夫何故啼哭夫答婦言我父在時積財滿藏富溢難量至我身上貧窮困極本日雖有而不布施今日值僧貧無可施前身不施令致此貧今又不施未來轉劇吾思惟此是以懊惱婦語夫言雖有空意無錢可施知當

如何婦又語夫試至故舍徧推覓者儻或得之夫遂往覓得一金錢持至婦所其婦爾時有一明鏡復有一瓶盛滿淨水安錢瓶中以鏡著上夫婦同心持布施僧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恒爲夫婦身體金色受福快樂今値我故出家得道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國中有目連同産弟大富饒財七寶具足庫藏盈溢奴婢僕從不可稱計時目犍連數往弟家而告弟曰聞卿慳嫉不好布施

佛常說布施獲報無數鄉令施者得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布施更開新藏欲受其報未經旬日財寶竭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其弟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兄勸施獲大報不敢違教諸來求乞竭藏施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將無爲凡所疑誤耶兄曰止止莫陳此語勿使外道邪見之人聞此麤言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示汝微報即以神力手接其弟至第六天見有宮殿七寶合成香風浴池庫藏盈溢不可稱計

玉女營從數千萬衆純女無男即問凡曰是何宮殿巍巍乃爾目連告弟汝自往問弟即自往問天女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福德於中受報天女報曰閻浮提內迦毗羅國中釋迦文佛神足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弟大富長者由好布施後生此處而與我等作其夫主弟聞歡喜善心生焉還至凡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大人布施爲有報耶爲無報耶弟懷慚愧向凡懺悔後至家中轉更修福命終之後即生天

上受斯果報又樹提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大富長者名爲樹提伽倉庫盈溢金銀具足奴婢成行無數可欲有一白氍手巾掛著池邊爲天風起吹王殿前王即大會羣臣坐共𥙊論羅列卜問怪其所以諸臣皆言國將欲興天賜白氎樹提默然王語樹提諸臣皆慶卿何無言樹提荅王不敢欺王是臣家拭體白氎掛著池邊爲天風起吹王殿前故默不言却後數日有一九色金華大如車輪墮王殿前王復會臣問荅如前樹提荅王言

臣不敢欺王是臣之家後園之中萎落之華為天風起

吹王殿前故默無言王語樹提卿家能爾卿須還歸任

作調度吾領二十萬衆徃到卿舍看去樹提答言願王

相隨不須預去是臣之家自然牀蓆不須人鋪自然飲

食不須人作自然擎來不須喚呼自然擎去不須反顧

王即將領二十萬衆到樹提伽南門而入有一童子端

正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兒不答言是臣守閤之奴小復

前著至內閤門有一童女顏色端正皮色瑤悅甚復可

愛王語樹提是鄉女耶婦耶答言是臣守閤之婢小復前行至其堂前白銀爲壁水精爲地王見謂水疑不得前樹提導前將王上堂坐金牀踞玉机樹提伽婦坐百二十重金銀幃帳裏披帳而出爲王設拜眼中淚出王語樹提卿婦拜我何故淚出臣不敢欺王聞王煙氣眼中淚出王言庶民然脂諸侯然蜜天子然漆漆亦無煙何得淚出樹提答王臣家有一明月神珠掛著堂殿晝夜無異不須火光樹提堂前有一十二重高樓將王上

看四面觀視恍忽經月大臣白王國計事大王可還歸
王謂須臾小復可忍復遊園池不覺經月問答同前樹
提出七寶施兼綾羅繒綵二十萬衆人馬俱重一時還
國王語羣臣其樹提伽是我之民女婦宅舍過殊於我
我欲伐之可取以不諸臣皆言可取王將四十萬衆椎
鍾鳴鼓圍樹提宅數百餘重樹提伽宅南門中有一力
士手捉金杖一擬四十萬衆人馬俱倒手脚繚戾腰髖
㕦婆狀似醉容頭腦叵我不復得起於是樹提乘雲母

之車來問諸人來時何若臥地不起大王遣來欲伐長
者長者力士手捉金杖一擬四十萬衆人馬俱倒不復
得起樹提問言欲得起不諸人皆言欲得起樹提一放
神力令四十萬衆人馬俱起一時還國王即遣使喚樹
提伽同車而載往詣佛所白言世尊樹提先身作何功
德得是果報佛言善聽先有五百人同緣在於山阻道
逢一病道人賜其菴屋米粮燈燭爾時廣乞多願天自
供我從空來下變身十八放大光明蕩照天下又願作

佛破散鐵圍鑊湯生華獄出栴檀餓鬼作沙門羅剎坐誦經五百商人齎其重寶由供病僧廣乞天供今得斯報于時施者樹提伽是病道人者我身是也五百商人皆得阿羅漢道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頂上自然有一寶珠光曜城內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曰寶光年漸長大體性調順好喜施惠頂上寶珠有來乞者即取施與尋復還生父母歡喜將詣

佛所心生喜樂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問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有王名曰梵摩達多収取舍利起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一人入此塔中持一寶珠繫著㯓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寶珠隨共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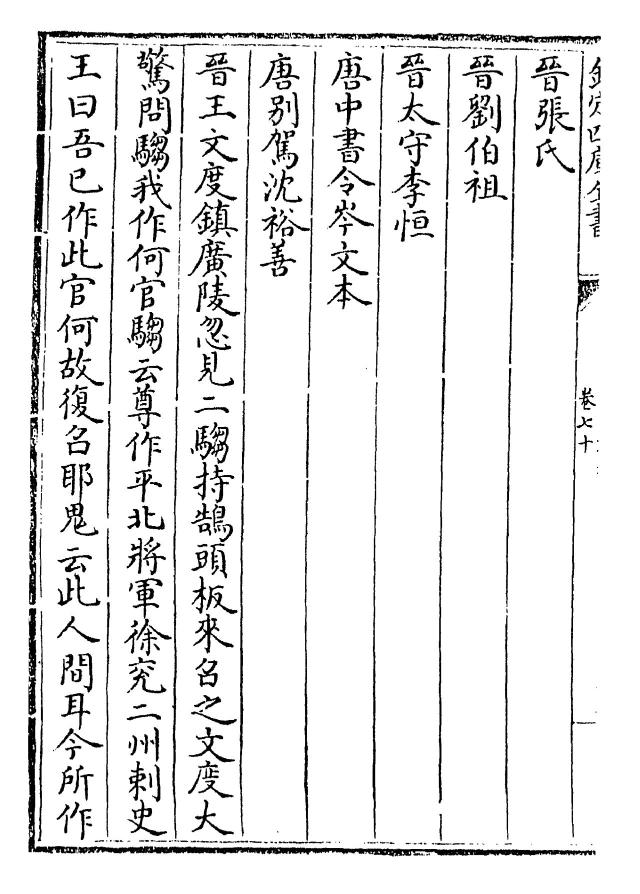
行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富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肉團長者見已心懷愁惱謂爲非祥往詣佛所請問吉凶佛告長者汝莫疑怪但好養育滿七日已汝當自見時長者聞是語已喜不自勝還詣家中勅令瞻養七日頭到肉團開敷有百男子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年漸長大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已請說得道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

槃後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髙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同邑一百餘人作倡伎樂齋持香華供養彼塔各共發願以此功德使我來世所在生處共爲兄弟發是願已各自歸去佛告比丘欲知彼時同邑人者今此一百比丘是由於彼時誓願力故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共同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値於我故復同生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頌曰

韞石諒非真　飾瓶信爲假　竊服皇門上
濫次緇軒下　鳳祀徒驚心　騶文終好野
真相豈式昭　浮榮未能捨　迹殊冠冕客
事襲驅馳者　已矣歇鄭聲　天然亂周雅
富貴空爭名　寵辱虛相罵　須臾風火燭
幻泡何足把

感應緣（略引六驗）

晉王文度



晉張氏

晉劉伯祖

晉太守李恒

唐中書令岑文本

唐别駕沈裕善

晉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騶持鵲頭板來召之文度大驚問騶我作何官騶云尊作平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

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召耶鬼云此人間耳今所作

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之尋見迎官玄衣人及鵠衣小吏甚多王尋病薨右一驗出幽冥錄

晉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爾來爲我禍耶飛上承塵爲我福耶來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乃化爲鉤從爾資產巨萬

晉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師詔書告下消息輙豫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啗答曰欲得羊肝遂買羊肝於前切之臠臠隨刀不見輙盡兩

羊肝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者舉刀欲斫之伯祖訶止自舉箸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啗肝醉忽然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慙愧後伯祖當爲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某月某日書當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承塵上輙言省内事伯祖大恐懼謂神曰今職在刺史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絶無聲

晉李恒字元文譙國人少時有一沙門造恒謂曰君福

報將至而復對來隨之君能守貧修道不仕宦者福增
對滅君其勉之恒性躁又寒門但問仕宦當何所至了
不尋究修道意也與一卷經恒不肯取又固問榮達貴
賤何如沙門曰當帶金紫極於三郡若能於一郡止者
亦爲善也恒曰且當富貴何顧後患因留宿恒夜起見
沙門身滿一牀入呼家人大小窺視復變爲大鳥蹲屋
梁上天曉復形而去恒送出門忽不復見知是神人因
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後爲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加龍

驟將軍大興中預錢鳳之亂被誅右一驗出冥祥記內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品曾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間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涌出已著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畢趨出送出外不見既而文本食齋於自食椀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文本自向臨說

唐户部尚書武昌公戴天冑素與舒州别駕沈裕善冑以貞觀七年薨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每見冑著故弊衣顔容甚顇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爲答曰吾時悮奏殺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不能進君官位深恨于懐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説之兾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參

選有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忽奉詔書授裕五品爲婺州治中臨凡爲吏部侍郎聞之召裕問云爾右二驗出冥報記

貧賤篇第六十四之一

述意部

夫貧富貴賤並因往業得失有無皆由昔行故經言欲知過去因當觀現在果欲知未來果當觀現在因所以原憲之家黔婁之室繩樞甕牖無掩風塵席戶蓬扉不

遮霜露或舒稻蒿以為薦或裁荷葉以充衣歛肘則兩袖皆穿納縷則雙襟同缺口腹乃資於安邑宿止則寄在於靈臺頭戴十年之冠身披百結之縷鄉里既無田宅洛陽又闕主人浪宕隨時嶮岏度日雖慚靈輒而有翳桑之弊乃愧伯夷便致首陽之苦裘裳頓乏豈見陽春升合並無何以卒歲所以如此者皆由曩日不行惠施常蘊慳貪致令果報一朝寠盡是故行者宜當布施也

引證部

如燈指經云當知貧窮比於地獄失所依憑栖寄無處憂心火熾愁顇憔然華色既衰容轉麤鄙身體尩羸飢渴消削眼目掐陷支節骨立薄皮纏裹筋脉露現頭髮蓬亂手足銳細其色艾白舉體皴裂又無衣裳至糞穢中拾掇麤弊連綴相著纔遮人形赤露四體倚臥糞堆復無席薦諸親舊等見而不識歷巷乞食猶如餓烏至知友邊欲從乞食守門之人遮而不聽伺便輙入復為

排辱舍主既出欲加鞭打俯僂曲躬再拜謝罪舍主輕蔑聊不迴顧設得入舍輕賤之故既不與語又不敷座與少飲食撩擲盂器不使充飽設值大會望乞殘食以輕賤故不喚令坐反被驅走貧窮之人譬如林樹無華衆蜂遠離被霜之草葉自焦卷枯涸之池鴻鴈不遊被燒之林麞鹿不趣田苗刈盡無人捃拾今日貧困說往富樂但謂虛談誰肯信之由我貧窮所向無路譬如曠野爲火所焚人不喜樂如枯樹無蔭無依投者如苗被

霜捐棄不収如毒虵室人皆遠離如雜毒食無有嘗者如空塚間無人趣向如惡厠溷臭穢盈集如魁膾者人所惡賤雖説好語他以爲非若造善業他以爲鄙所爲機捷復嫌輕躁若復舒緩又言重直設復讃歎人謂謟謍若不加謍復生誹謗言此貧人常無好語若復教授復言詐僞若廣言説人謂多舌若默無言人謂藏情若正直説復云麤獷若求人意復言謟曲若數親附復言幻惑若不親附復言驕誕若順他所説復言詐取他意

若不隨順復言自專若屈意承望罵言寒賤若不屈意
言貧人猶故持我若小自寬放言其愚癡無有拘忌若
自攝檢言其空廉詐自端確若復勸逸言其譸縱狀似
狂人若復憂悕言其含毒初無歡心若聞他語有所不
盡爲其判釋言其僉趣以愚代智耐羞之甚若復默然
復言頑嚚不識道理若小戲論言不信罪福若有所索
言其苟得不知廉恥若無所索言今雖不求後望大得
若言引經書復云詐作聰明若言語樸素復嫌疏鈍若

公論事實復言強說若私屏正語復言讒佞若著新衣復言假借嚴飾若著弊衣復言儜劣寒悴若多飲食復言飢餓饕餮若小飲食言腹中實餓詐作清廉若說經論言顯已所知彰我闇短若不說經論言愚癡無識可使放牛若自道昔日事業言誇誕自譽若自杜默言門資淺薄諸貧窮者行來進止言說俯仰盡是愆過富貴之人作諸非法都無過患舉措云爲斯皆得所貧窮之人如起死屍鬼一切怖畏如遇死病難可療治曠野險

處絕無水草如墮大海沒溺洪流如人捺咽不得出氣如眼上瞪不知所至如厚垢穢難可洗去亦如怨家雖同衣食不捨惡心如夏暴井人入斷氣如入深泥殢不可出如山暴水駛流吹漂樹木摧折貧亦如是多諸艱難夫富貴者有好威德姿貌從容意度寬廣禮義競興能生智勇增長家業眷屬和讓善名遠聞以此觀之一切世人富貴榮華不足貪著於諸人天尊貴不應逸樂當知貧窮是大苦聚欲斷貧窮不應慳貪是以經中言

貧窮者甚爲大苦

須達部

如雜寶藏經云昔佛在世時須達長者最後貧苦財物都無客作傭力得米四升炊作飯食值阿那律來從乞食婦即取鉢盛滿飯與後須菩提迦葉目連舍利弗等次第來乞悉施滿鉢末後佛來亦與滿鉢須達在外行還到家從婦索食婦即語言其若尊者阿那律來汝當自食爲施尊者不須達答言寧自不食當施尊者婦又

語言若復迦葉大目連及須菩提舍利弗等乃至佛來汝當云何亦答婦言寧自不食盡當施與婦即語夫言朝來諸聖盡來索食所有飲食盡施與之夫聞歡喜而語婦言我等罪盡福德應生即開庫藏穀帛飲食悉皆充滿用盡復生果報云云不可說盡又雜譬喻經云昔長者須達七貧後貧最劇乃無一錢後糞壤中得一木升其實是栴檀出市賣之得米四升語婦併炊一升吾當索菜茹還時共食佛念曰當度須達令福更生炊米

方熟舍利目連迦葉佛來四升米次第炊盡將去後富更請佛僧供養盡空佛爲說法得道又菩薩本行經云初時須達長者家貧焦煎蒙佛說法身心清淨得阿那舍道唯有五金錢一日持一錢施佛一錢施法一錢施僧一錢自食一錢作本日日如是常有一錢終無有盡即受五戒欲心已斷婦女各各隨其所樂有一婦人炒穀作麨失火燔燒人畜波斯匿來勑臣作限自今以去夜不得然火及於燈燭其有犯者罰金千兩爾時須達

得道在家晝夜坐禪入定夜半鷄鳴然燈坐禪伺捕得之捉燈白王當輸罰負須達白王今我貧窮無有錢産當用何輸王瞋勅使閉著獄中即將須達付獄執守四天王見初夜四天王來下語須達言我與汝錢用輸王罰可得來出爲四天王說經便去到中夜天帝復來見之須達爲說法竟帝釋便去次到後夜梵天復下見爲說法梵天復去時王夜於樓觀上見獄中有火時王明日即便遣人往諸須達坐火被閉而無慙羞續復然火

須達答言我不然火若然火者當有烟灰復語須達初夜有四火中夜有一火倍大前火後夜復有一火遂倍於前言不然火爲是何等須達答言此非是火也初夜四天王來見我中夜天帝來見我後夜梵天來見我是天身上光明之餤非是火也吏聞其語即往白王王聞如是心驚毛竪王言此人福德殊特乃爾我今云何而毁辱之即勑吏言捉放出去勿使稽遲便放令去須達得出往至佛所禮佛聽法波斯匿王即便嚴駕尋至佛

所人民見王皆悉避起唯有須達心存法味見王不起
王心微恨此是我民懷於輕慢見我不起遂懷慍心佛
知其意止不說法王白佛言願說經法佛告王言今非
是時爲王說法云何非時人起瞋恚忿結不解貪婬女
色自大無敬其心垢濁閒於妙法而不能解以是之故
今非是時爲王說法王聞佛語意自念言坐此人故令
我今日有二折減又起瞋恚不得聞法爲佛作禮而去
出到於外勑語左右此人若出直斫取頭作是語已應

時四面虎狼獅子毒害之獸悉來圍繞於王王見恐怖還至佛所佛問大王何以來還王白佛言見怖來還佛告王曰識此人不王曰不識佛言此人已得阿那含道坐起惡意向此人故是故使爾若不還者王必當危不得全濟王聞佛語即大恐怖即向須達懺悔作禮羊皮四布於須達前王言此是我民而向屈辱實為甚難須達復言而我貧窮行於布施亦復甚難尸羅師質為國平正為賊所捉臨終不犯妄語賊便放之實為甚難復

有天名曰尸迦梨於高樓上臥有天玉女來以持禁戒而不受之實爲甚難於是四人即於佛前各說偈曰

貧窮布施難　豪貴忍辱難　危嶮持戒難

少壯捨欲難

佛說偈已王及臣民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貧兒部

如辯意長者子經云於是辯意長者子爲佛作禮叉手白佛言唯願世尊過於貧聚及諸衆會明日屈於舍食

爾時世尊默然許可諸長者子禮佛而去到舍具饌明日世尊與諸大衆往到其處就坐儼然辯意白父母及諸眷屬前禮佛足各自供侍辯意起行澡水敬意奉食下食未訖有一乞兒前歷座乞佛未咒願無敢與者徧無所得瞋恚而去便生惡念此諸沙門放逸愚惑有何道哉貧者從乞無心見與長者愚惑用爲飴此無慈愍意吾爲王者以鐵輞車轢斷其頭言已便去佛達嚫既訖復有一乞兒來入乞食坐中衆人各各與之大得飯

食歡喜而去即生念言此諸沙門皆有慈心憐吾貧寒施食充飽得濟數日善哉善哉長者乃能供事此諸大士其福無量吾為王者當供養佛及衆弟子乃至七日猶不報今日飢渴之恩言已便去佛食已訖說法即還精舍之中佛告阿難從今已後嚫訖下食以此為常時二乞兒展轉乞匃到他國中臥於道邊深艸之中時彼國王忽然崩亡無有繼後時國相師明知相法讖書記曰當有賤人應為王者諸臣百官千乘萬騎案行國界

誰應為王顧視道邉深州之中上有雲蓋相師占相曰
中有神人即見乞兒相應為王諸臣拜謁各稱為臣乞
兒驚愕自云下賤非是王種皆言應相非是強力香湯
沐浴著王者冠服光相儼然稱善無量導從前後迴車
入國時惡念者在深州中臥寐不覺車轢斷其頭王到
國中陰陽和調四氣隆赫人民安樂稱王之德爾時國
王自念昔者貧窮之人以何因緣得為國王昔行乞時
得蒙佛恩大得飯食便生善念得為王者供養七日佛

之恩德今已果之即召羣臣遥向舍衛國燒香作禮即

遣使者往請佛言蒙世尊遺恩得為人王願屈尊神來

化此國愚冥之人得見教訓於是佛告諸弟子當受彼

請佛與弟子無央數衆往詣彼國時王出迎為佛作禮

入宮食訖王請世尊得王因緣佛具為說如前因緣由

起善念今王是也時惡念者非直轢頭而死死已復入

地獄為火車所轢億劫乃出王今請佛報誓過厚世世

受福無有極已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人心是毒根　口爲禍之門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罪殃　不念人善惡　自作身受患
意欲害於彼　不覺車轢頭　心念甘露法
令人生天上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福德
有念善惡人　自作安身本　意念一切善
如王得天位
是時國王聞經歡喜舉國臣民得須陁洹道又愚賢經
云佛在舍衛國與諸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國中有五

百乞兒常依如來隨逐衆僧乞匃自活厭心內發求索出家共白佛言如來出世甚爲難遇我等下賤蒙濟身命今貪出家不審許不佛告諸乞兒我法清淨無有貴賤譬如清水洗諸不淨若貴若賤水之所洗無不淨者又如大火所至之處其被燒者無不焦然又如虛空貧富貴賤有入中者隨意自恣乞兒聞說並皆歡喜信心倍隆歸誠出家佛告善來頭髮自墮法衣在身沙門形相於是具足佛爲說法成阿羅漢於時國中諸豪長者

聞度乞兒皆興慢心云何如來聽此下賤之人在衆僧次我等修福請佛衆食今此下賤坐我牀席捉我食器爾時太子祇陁請佛及僧遣使白佛唯願世尊明受我請及比丘僧所度乞兒我不請之慎勿將來明日食時佛告乞兒吾受彼請汝不及例今可往至欝多越取自然成熟秔米還至其家隨意坐次自食秔米比丘如命即以神足往彼世界各各自取滿鉢還攝威儀乘空而來如鴈飛至祇陁家坐隨次各食於時太子覩衆比丘

威儀進止神足福德敬心歡喜歎未曾有而白佛言不審此諸賢聖從何方來佛告祇陁若欲知者正是昨日所不請者具向太子説其因縁爾時祇陁聞説是語極懐慚愧自我愚蔽不別明闇不審此徒種何善行今値世尊特蒙殊潤復造何咎乞匃自活佛告祇陁過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波羅柰有一山名曰利師古昔諸佛多住其中若無佛時有二千辟支佛恒止其中有一長者名曰散陁寧時世旱儉其家巨富即問藏監今我藏中

穀米多少欲請大士未知供足不藏監對曰饒多足供即請二千辟支飯食供養差五百使人供設飯食時諸使人厭心便生我等諸人所以辛苦皆由此諸乞兒爾時長者恒令一人知白時到養一狗子日日逐往爾時使人卒値一日忘不往白狗子時到獨往常處向諸大士高聲而吠諸辟支佛聞其狗吠即知時到來詣便坐如法受食因白長者天今當雨宜可種植長者如言耕種所種之物盡變爲瓠長者見怪隨時溉灌後熟皆大

即擗看之隨所種物成治淨好多滿其中長者歡喜其
家滿溢復分親族合國一切咸蒙恩澤是時五百作食
之人念言斯之獲果實是大士之恩我等云何惡言向
彼即往其所請求改悔復立誓言願使我等於將來世
遭值賢聖蒙得解脫由此之故五百世中常作乞兒因
其改悔復立誓故今遭我世蒙得過度太子當知爾時
大富散陁寧者我身是也時藏臣者今須達是也日日
白時到者今優填王是也五百作食人者今此五百阿

羅漢是也爾時祇陁及衆會者覩其神變皆獲四果

法苑珠林卷七十